

永井荷风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aijū
Sh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日]永井荷风 著

永井荷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永井荷风散文选

[日]永井荷风著 陈德文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04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6-2410-5/1·2152

定价:14.50元

内 容 提 要

永井荷风系日本著名唯美派代表作家。他一生阅历丰富,对于东西方文化均有深厚的修养。在日本社会处于明治以后的转型时期,荷风以一个传统文化人的角色,经历了深层的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心灵折磨和震撼。这微妙的心灵图景被作者以漫不经心的纯熟之笔娓娓道出,更具有令人心迷的艺术魅力。他以独有的评判者的眼光和丰富雅丽的语汇,生动地描绘了颓废侈靡的现实社会诸般物象人情,显现了荷风散文的特具风格。

由于种种原因,荷风散文始终未有中文译本。此次由陈德文先生精心选译其代表作 43 篇,汇成一集出版,以饯读者。

序

将东京市中散步之记事集中起来，题为《晴日木屐》，其缘由在正文的开头已有叙述，故此不再赘述。《晴日木屐》开始写于大正三年夏初，约持续一岁之余，月月连载于《三田文学》之上。这次应米刃堂主人之请，加以改窜，遂成一卷。这里详述起稿的年月，是因为想到，当这本书出版问世的时候，篇中所记市内胜景，定会有不少已遭破坏而无迹可寻了。君不见，木造的今户桥早已变成铁制的吊桥，江户川的河岸也因混凝土加固，再也看不见露草之花了。樱田御门外，还有芝地赤羽桥对面的闲地，如今不正在大兴土木吗？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滩，拙著为变幻的世界立下存照，供后人谈兴的素材，也是一件幸事。

乙卯年晚秋

荷风小史

目 录

晴 日 木 屐

序.....	1
晴日木屐.....	3
淫祠.....	12
树.....	14
地图.....	20
寺.....	25
夕阳.....	33
传通院.....	37
夏之街.....	45
灵庙.....	59
银座.....	67
砾川徜徉记.....	76
向岛.....	86
再记向岛.....	98
钟声.....	101

妾宅	104
十六七岁的时候	126
十九之秋	132
梅雨晴	137
雪日	144
西瓜	153

浮世绘鉴赏	165
怀中秃笔	174
答正宗、谷崎两氏的批评	179
十日菊	187
草红叶	195

断肠亭杂稿

箭尾草	205
雨声会记	225
一夕	228
初砚	232
草帚	237
采青花	241
曝书	243
骤雨	244
红秋所见	246

五月	247
虫声	249

断肠亭日记

1923年9月	257
1941年12月	263
1945年8月	266

美利坚故事

林间	279
落叶	285

法兰西故事

罗纳河畔	293
秋巷	297

译后记	303
-----------	-----

晴日木屐

晴日木屐

我身个儿高出常人一截，又经常穿着木屐，拿着蝙蝠伞走路。不管多好的晴天，不穿木屐，不带蝙蝠伞，我就安不下心来。这是因为我对一年到头湿气浓重的东京的天气全然信不过的缘故。易变的不仅限于男儿的心和秋日的天空，还有朝廷的政事。春季赏花时，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梅雨期不用说了，一入大暑，骤雨会随时沛然而至，很难预测。当然，这多变的天气，意想不到的雨，在往昔的小说中会成为才子佳人永结同好的契缘。在现今的舞台上，到了终场，突然一阵骤雨，于遮人眼目的帷幌中，扮演曲尽其妙的男女偷情的场景，也并非少见。闲话休题，论起木屐的效能，何止可以防备这突然的降雨，天气晴明的冬日，山手一带的红土冰消霜解又算得什么；铺着柏油的银座日本桥大街，虽然胡乱洒上沟水，泥泞满道，也向来用不着吃惊。

我一如既往，穿着木屐，拿着雨伞走路。

市内散步自孩童时起就喜欢。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家暂时由小石川迁往麹町的永田町，当然那时还没有电车，由于我在神田锦町的私立英语学校走读，所以要进入半藏御门，经过吹上御苑后头的老松蓊郁的代官町大街，不一会儿，一

边望着二之丸和三之丸高耸的石垣和幽深的护城河；一边渡过竹桥，再沿着平川口御城门对面的御捣屋即今日的文部省走向一桥。这路程不觉得遥远，起初因好奇，走路反而成为乐事。宫内省后门通向兵营的土堤中部，长着一棵大朴树，那时树荫下土堤旁有一口井，不论冬夏，都有一些卖甜酒、大福饼、油炸豆腐饭团和冷饮的小贩，歇下担子等待来往休息的行人。有时，车夫和赶马人多达五六个，围在一道儿休息，吃饭。要是打竹桥方面进来，这御城内代官町大道，对于步行者来说不当回事儿，但对于拉车的人却是一条长长的上坡路，这儿正当坡路的中心。东京的地势就是这样，渐次问麴町、四谷方向高上去。在炎热的夏季，我由学校回家的路上，和车夫、赶马人一块儿在井水里绞着手巾擦汗，登上土堤到大朴树荫下乘凉。当时，土堤上已经树立了“禁止攀登”的牌子，但不管这些，登上去隔着护城河可以远眺街景。如此的登高望远不仅限于这个地方，从外壕的松荫处望牛込小石川的高台，同样可以看到东京中最好的景致。自那时我从锦町归来，绕到樱田御门，出九段，向各方远眺着走过崭新的街道，这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但是十年过后，当我对途中的光景多少有些厌倦时，我家又迁回了小石川的旧宅。那年夏天开始到两国游泳池练习游泳，于是便对繁华的下町和大川河两岸的景色十分迷醉起来。

今天，我在东京市内散步，正是寻求以前走过的道路，这是对我迄今为止已经逝去的人生的追怀。时势变迁，每日都有些往昔的名胜古迹被毁坏，这些都使我的市内散步带有无常的悲哀与苦寂的诗趣。大凡要想咀嚼近世文学中出现的荒废的诗情，不必去埃及、意大利，到现在的东京走一

走,没有比这里更令人愁肠寸断的地方了。今日看过的寺庙大门,昨日歇过脚的道边大树,下次再来,必定变成了租房或工厂。更何况那些没有历史渊源的建筑和那些未曾经年的树木,只好看在眼里悲在心中了。

毕竟江户的名胜中,自古就没有那种值得夸耀的风景和建筑。宝晋斋其角^①早已在《类柑子》一书中写道:

隅田川^②虽不断流名于世,然而比起加茂川和桂川^③来纤弱低贱,望尘莫及。若有山峦,实属所愿。目黑^④为古之旧所,山坡有趣,地域无限,水脉远离,似嵯峨^⑤有不算冷寂的风情。王子^⑥没有宇治柴舟^⑦那种时时可以游目骋怀的山岛。护国寺^⑧虽然也像吉野山^⑨,一眼望去,千树樱花,如飞雪的黎明;但这里没有河流,令人遗憾。移奉住吉神的佃岛^⑩,岸上幼松很少。桥上的曲拱缺乏情趣。宰府^⑪徒有崇奉之名。这真是五彩皮革缝雨衣,相思河畔埋垃圾。且莫说都府楼观

① 即宝井其角(1661—1707),江户前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类柑子》为其句文集。

② 流经东京市东部的河流,又称墨田川。

③ 京都市内的河流。

④ 东京地名。

⑤ 京都地名,又称嵯峨野。

⑥ 东京地名。

⑦ 京都地名。

⑧ 东京地名。

⑨ 京都地名。

⑩ 东京地名。

⑪ 即太宰府,位于福冈县,都府楼即其官舍。

音寺的“唐绘”，^①单说那四眼大钟赤裸裸的报恩寺，白色的屋甍像站立的屏风。林木稀疏，梅树无红叶。三月末，于青藤缠绕的回廊之上，设筵聚会，心思亦不留在野外。……云云。

而且，其角认为，江户名胜中唯一无瑕的名作，仅止是快晴的富士。这恐怕是对江户风景最公平的批评了。江户的风景堂宇一概不及京都、奈良。尽管如此，这座都会的风景对于生在这座都会的人来说，必然可以唤起特别的兴趣。这从自古以来出版众多有关江户名胜的旅行指南和狂歌^②集画册这一点可以很容易推论出来。太平之世的武士、町人喜欢游山玩水。爱花，眺望风景，寻访古迹等，被作为风流的雅嗜受到尊崇。实际上，即使那些没有如此兴趣的人们，有时也定要借此炫耀一下。江户人探访江户名胜的极盛时期，以我看当属狂歌全盛期的天明时代以后。为使江户名胜更具兴味，必须具有轻文学^③的素养，进一步说，必须有戏作者的气质。

最近，我咯吱咯吱踩着木屐再次尝试到市中散步，其原因当然不无江户轻文学的感化，但是我的兴味之中自然也混合着近世趣味主义的影响。1905年，巴黎有个叫安道尔·阿雷的记者，以看戏的眼光观察社会百象，并写成游览报道。他又把法国各州古迹巡游印象记二者合在一起，题为

① 中国风格的绘画。

② 以谐趣、滑稽见称的卑俗的短歌，盛行于江户时代天明(1781—1789)中期。

③ 指能给人以轻松愉快的通俗文学。

En Flanant 公开发表。当时一位名叫安利·鲍尔德的批评家，借此机会解剖批评了何谓趣味主义。在这里没有介绍的必要。我只不过想说明西方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乐意到市内散步，在观察近代世俗的同时，对过去的遗物也抱有兴趣。阿雷因是西方人，其态度当然不会和我一样，他对社会既非漠不关心，也不有意躲避。这大概因国情不同的缘故吧？他也不是无所事事而不得已才散步的。他自觉地想观察社会，而我却没有什麼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可谓身同隐士一般。一天天地打发日子，在世上不露面，不花钱，不要对手，独自一人随意轻松地生活。考虑种种方法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到市中各处走走。

阅读法国小说，多是描写出生于零落贵族之家的人们，仅靠少量的遗产，苦心经营，亦不缺日常之衣食，但无暇到别处和他人共享浮世之乐，一生寂寞潦倒，无能无为。这种人想进行专门研究以留名于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想求职做事又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学画钓鱼，闲逛墓地，尽量过着不花钱的日子。我的境遇与此全然不同，但其行为和感慨似乎是一样的。现在的日本，和文化烂熟的西方大陆社会不同，不管有没有资本，只要自己想干就能成功，这种事业很多。男女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演戏，只要挂个“为艺术”的招牌，就有人来观看。只要满足乡村中学生的虚荣心，引诱他们投稿，办文学杂志也是件易事。在慈善和教育的美名下，胁迫家业弱小的艺人作廉价的演出，强卖门票以拉观众，坐收巨额利益。这世道由对富豪的人身攻击到逐渐拍卖强梁的姓名，一旦腰缠万贯便伺机摆出一副高雅的绅士面孔，不久也能做上国会议员。世界上再没有比现在的

日本可做和容易获得成功的事更多的国家了。但是，对这种处世态度抱有反感的人，只好主动退避三舍。乘市内电车，要想急于赶往目的地，当电车一到站，就得奋不顾身粗暴地扒开众人跳将上去。如果你自认为没有这种勇气，与其徒然等待塞车，不如凭借鹅行鸭步，专门拣不通汽车的小巷或市区改造时免遭破坏的旧道徒步而行。走市内的道路，不一定非乘市营电车不行。多少道路任凭你姗姗来迟，悠悠然高视阔步。与此相同，现代的生活不一定非得拿出美国式的劲头才吃得饱饭。只要不起乡间土财主的野心，留着胡子，穿着洋服去吓唬傻子，即使身无分文，没有可称为朋友的共谋者，没有先辈或主子可以阿谀奉承的对象，那么也会有不少方法可以营造优游自适的生活。我即使同样做一个街头摆摊的小贩，与其留着胡子、穿着西服、用演讲的口气作医学的说明，煞有介事地卖药，倒不如默默地在小街的庙会上烙烧饼，捏面人儿了。比起那种装扮成苦学生模样的行商，踏着响亮的足音，趾高气昂打开人家的格子门，用乡下方言喊叫：“夫人在家吗？”动不动就显现出一副巧取豪夺的态度；最好还是穿着老式的带襻的草鞋，戴着斗笠，去叫卖龙凤、水蛭虫、箱根娃娃鱼，还有越中富山的千金丹。于秋夕冬晨之时听此声音，真不知会感到如何悲凉寂寞。

不过，我的踽踽独行不是称羨东京新都会的壮观以论述其审美的价值，也不是热心探寻江户旧都的古迹以主张保存之。无论如何，现代人中的古美术保存者，以危害古美术之风趣为由，于古社寺周围张布铁丝，于涂漆的立牌上写明禁止如何如何，倒还说过得去，若是借保存古社寺之名实行修缮承包工程，则完全类同破坏之暴举。在这里我不想举

出实例来。因此，我可以无目的地漫步，随便写一些喜欢写的事。与其在家中看着老婆歇斯底里的脸孔过日子，或者突然受到报纸杂志记者的采访，好容易打扫过的火盆又堆满了敷岛牌香烟的烟蒂；倒不如趁着闲暇出外散步。心里想着走吧，走吧，我就晃晃悠悠，慢慢腾腾，东张西望，信马由缰地转悠开了。

本来，我的这种无目的的散步如果说总有些目的的话，那就是当我不经意拿着洋伞、趿着木屐行走的当儿，当我来到电车线后边偶然保留下来的市区改正前的旧道，或者仰望有着很多寺庙的山手横街的树林，或者去看架在水沟和护城河上面的不知名的小桥，每当此时，周围这些荒寂的风景便可调和我的感情，使我一时产生恋恋难舍之心。我被这些无用的感慨所打动，我感到异常高兴。

同样荒废的风景，如果是著名的宫殿和城郭，就会被人用“三体诗”^①的形式写进诗或歌中，流传下去，例如：

太液勾陈处处疑，薄暮毁垣春雨里。^②

或者

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③

可是，东京市内我所喜欢的趿着木屐爱去的废墟，只能唤起我一个人的兴趣，这些都是不大好说清其特征的平凡

① 原称《唐贤三体诗法》，宋代周弼编，收入唐117位诗人之作。分七绝、七律、五律之体编撰，凡六卷。成书于公元1250年。

② 三体诗卷之一，窦洋作《上阳宫》中的二句。

③ 三体诗卷之一，鲍溶作《隋宫》中的二句。